

父亲教我跟党走

□刘希

我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，父亲喜滋滋地回来，还带着满身的酒气，母亲刚想发怒，父亲却从怀里掏出一个红本本，得意地扬给母亲看，母亲因此笑得合不拢嘴。是什么让父亲这么得意，让母亲这么开心呢？这个红本本到底有什么作用？我很好奇，于是凑上前去看个究竟，就看见了那个小小的红本上，印着三个大字：党员证。

我问，爸，这共产党员证有啥用？父亲告诉我，党员证作用可大了，说明爸是有组织的人，是我入党的证据。今天，我可是在党旗前宣誓过的，要做一名党的好儿女。我好奇，宣誓是啥？父亲于是举起右手，握紧拳头，给我示范。还说，等你长大了，你一定也要入党！咱父女都是党员，多光荣的事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几个月后，父亲卷入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波，每天被人批斗、游街，体验着挫

折与屈辱。在那段时间，母亲都怕他熬不住。而父亲却很坚强，总会笑着安慰我们，黑暗总会过去，黎明终将到来。可我却常常做噩梦，醒来后到处找父亲，却发现他端坐在角落里，望着那本红色的党员证出神。也许正是因为那本党员证给他的力量，父亲才变得那么强大。我也开始认识到信仰的力量，并决定长大了也要加入党组织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父亲恢复了教师的工作，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中。他常常教导我：永远跟党走，建设新中国。那一年，我十八岁，学校组织同学入党，我在父亲的鼓励下写了入党申请书，那份入党申请书被父亲左改右改，最后我交给老师时被当作范文来读。

我荣幸地被选为预备党员，父亲很为我高兴。可是却在入党的关口，因为表现不特别突出

而被刷了下来，一时间我委屈极了。父亲安慰我，他写了13次入党申请书才入了党，我这一次失败算什么，只要努力，党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，记住，永远跟党走，没错的。

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做了一名党员。得知消息那天，父亲很是兴奋，特意备了一桌酒席，还破天荒地敬了我一杯酒。饭后，他把我单独叫到房间里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你是党的人了，就要努力为党做事，要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，不能给党抹黑，不做对不起党的事。父亲的谆谆教诲，我一直记在心头，并时时严格要求自己。

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兢兢业业、努力工作的时候，敬爱的父亲犹如永不熄灭的灯塔，永远引导和照耀着我前行的道路。

酷暑穿“的确良”的日子

□殷梁斤

现代人一般选择棉麻面料的衣服度夏，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却出现了短暂的全民抢购一种化纤面料——“的确良”的热潮，并于酷暑不管不顾地穿上“的确良”显摆。

有人说，“的确良”的出现引发了中国人穿衣的一次革命。虽有些夸张，但也道出当时的实情。据说，“的确良”最早是由广东人喊响，它是粤语的音译，原本叫“的确靚”。众所周知，粤语中的“靚”含时尚和漂亮的意思。那时人们普遍对粤语缺乏理解，便随其发音误将“的确靚”读成“的确凉”，穿上后发觉这种布料并不凉快，就改叫“的确良”。

清楚记得，当时村里最早穿“的确良”的是家境比较好、端“铁饭碗”的“公家人”、村小老师、村干部，老乡们好奇什么面料没一点褶皱，见熟人穿的确良，上前用手摸一摸，便心生感叹：年底组里分红，也做一件穿穿。

父母赶这趟时髦也是被“逼”的。1978年夏天，村里几十个匠人都穿上“的确良”，母亲力劝父亲也做一套，否则丢面子。而当时，镇上“五金交化公司”“供销社”布匹门市的“的确良”布料往往一到就被抢购

一空。甚至有的商店内部不小心泄露了消息，也引来大批民众排队抢购。有时为买一块“的确良”布料，得排几个小时的长队。母亲打探到毗陵市一个山区乡的供销社有“的确良”布料卖的信息，父亲便起了大早徒步10多公里赶到花近30元买了两套布料，他和母亲各做了一套“的确良”。父亲那件白色的的确良衫胸前一个口袋，而藏青色的裤子除两边安了口袋，裤腰间还做了个小暗袋，称之为“表袋”。“表袋”说是装钱之用，但掏钱要缩着手弓着身往里面掏，目标很大，动作很大，非常滑稽。父母对那套“的确良”更是加倍珍惜，仅上街或走亲戚时才穿一次。清洗后一般挂在室内阴干，生怕衣服被晒坏。直到1979年，随着大批化纤设备的进口，我国涤纶产量大幅增加，使得穿“的确良”不再深夜排队购买……

对于从小在偏僻山村长大的我来说，穿衣吃饭是大的问题，酷暑穿“的确良”的日子虽过去近40年了，但却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珍贵记忆，它记录了那段流逝的岁月，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

冰棒里的童年

□吴建

小时候，最爱夏季，夏天，可以脱光了衣服下河洗澡，可以攥着几个汗津津的钢蹦，雀跃着去换取舌尖片刻的清凉和香甜。往往买来一只冰棒，舍不得立即吃掉，总是和几个小伙伴端个长板凳坐在一起细细品尝，一点一点慢慢地舔，让那清甜凉爽的味儿悄悄地弥散在唇齿之间。吃完了冰棒，我们总舍不得把竹棍扔掉，而是在小竹棍上粘一张红纸，编成一个个小玩意儿，比如小扇子、花篮、小船等等，大家做好之后互相炫耀一番，俨然一个小型的艺术品博览会。

有一年大忙假，我独自在院子里玩耍。忽然一阵吆喝声由远而近：“卖冰棒喽，又甜又爽的冰棒儿——”

一个半老的男人，推着一辆长江牌自行车，车后座上放一个木头做的箱子，箱子上面用白色的小棉褥子盖着。半老的男人边晃悠悠地走，边高声叫卖：“冰——棒——儿！”

我的口水立即涌了上来，转身冲进家门大喊：“妈，妈！卖冰棒的来了，我要吃冰棒。”

正在缝补衣服的母亲抬起头望着我：“孩子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奶奶又生病，哪来的钱买冰棒呀？”在一旁切猪草的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：“小子，想吃冰棒，自己挣钱买。”瞧着父亲意味深长的目光，已品尝到生活艰辛的我懂事地点了点头。可到哪儿去赚钱呢？正在我一筹莫展时，和我家境一样艰难的邻居孩子小明来找我：“咱们明天去挖香蒲子。”“挖那玩意儿干嘛？”我不解。“卖钱啊。香蒲子是一种中草药，听说白蒲街上的药店里收这种药材，一斤两角钱呢。”“真的？”“那还有假。”“行！”我兴奋得一蹦三尺高。

第二天，我和小明挎上竹篮去挖香蒲子。香蒲子一般长在河边的杂草丛中，很难找。浅水滩上沼泽难走，我们只得脱下鞋子，赤脚前行。烈日炎炎，我们汗流浹背，可我们毫不在乎。整整一天，我们挖了一篮子香蒲子。晚上，我们不顾蚊虫叮咬，将香蒲子的叶子扯掉，再洗净块茎（也就是根）。翌日早上，我和小明跑了十多里路，来到白蒲药店，卖掉了香蒲子根，得款五毛。我们用这五毛钱每人买了两根冰棒，其余的买了两支我们心仪已久的钢笔。品咂着那甜美的冰棒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。

如今，炎炎夏日总是让人烦恼，躲在空调房里，吃着价格不菲的冷饮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那种吃冰棒的甜蜜感觉。论味道，说实话现在的冷饮比冰棒要强百倍千倍，但是心中总也忘不了冰棒那透彻心扉的清凉。原来，那最原始的冰棒，就像那童年，纯真、简朴、实在，平淡而甜蜜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也许现在的我留恋的不是冰棒的味道，而是一缕童年的芳香吧，就像童年的月光总是很清很亮，童年的感情总是很纯很真。

蒲扇轻摇的童年时光

□姜宝凤

蓦然回首，童年已成为一种奢望，在我身后默默凝视，一如常常站在村口遥望远方的母亲。

小时候家住农村，那时乡下还没有通电，更没有电风扇和空调之类的消暑工具。面对火一般灼人的夏天，人们唯一用来纳凉的东西就是一把大蒲扇。相比起那些羽扇、折扇、绢扇，蒲扇因其结实轻便、价格便宜，最受乡村人家的喜欢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两三把这样简陋的蒲扇。黄昏时分，劳碌了一天的人们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。他们放下农具，光着膀子，会顺手抓起一把蒲扇，坐于庭院前的树底下，一边挥着手里的蒲扇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。刚才还浑身汗流浹背一脸的倦意，只许一袋烟的工夫，就立刻凉快了过来。晚饭过后，屋里热得像一个蒸笼似的，让人无法入睡。这时，左邻右舍纷纷摇着蒲扇，有的搬着方凳，有的提着马扎，有的拿着凉席子，来到了大街上乘凉。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或打牌消遣，或家长里短闲聊，尽情享受夏夜的清凉和快乐。而且乡村人淳朴智慧，即使一把蒲扇，也要开发出许多用途，诸如生火、驱蚊、遮阳、挡雨、垫坐等等，而绝不限于扇风乘凉。暑热

难耐，人们的蒲扇是从不离身的，无论是上集赶会，还是田间地头，蒲扇伴随着乡村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摇落了炎炎的夏日，摇走了缓缓的岁月。

当然，最让我印象深刻和感到幸福的是，夜晚乘凉时我躺在凉席子上，母亲坐在旁边，她一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着那些什么孟母三迁、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等有趣的故事，一边不疾不缓地摇着蒲扇为我驱赶暑热和蚊虫。母亲摇啊摇！一个又一个夏天过去了，摇啊摇！也摇走了我如诗如画的童年。

在追求低碳生活的今天，蒲扇当是最绿色最环保的消暑工具了。但随着电风扇、空调的日益普及，使用蒲扇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甚至在一些都市人的记忆里，已经渐渐变得陌生。“日落炎威退，池塘淡月中；踏歌闻市上，渔笛在溪东。蒲扇轻摇暑，蕉衫短受风；晚凉闲独步，古寺一桥通。”这是清代名士曾有描绘的一幅夏日纳凉图，日落西山，渔舟唱晚，手摇一把蒲扇，漫步于古寺桥头，看彩霞满天，那是何等的惬意，何等的自在啊！而现在，蒲扇轻摇的美好时光，已成为我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，这样的景，再无处可寻。唯有那段抹不去的记忆，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新。